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續世說 雅量

宋徐羨之起自布衣，又無學術，直以局度。一旦居廊廟，朝野推服，咸謂之有宰臣之望，沉密寡言，不以憂喜見色。頗工弈棋，觀戲常若未解。當世倍以此推之。傅亮蔡郭常言：徐公曉萬事，安異同常。與傅亮謝晦宴聚，亮晦才學辨博，羨之風度詳整，時然後言。鄭鮮之歎曰：觀徐傳言論，不復以學問為長。梁武帝開講於同泰寺，會者數萬人，南越所獻馴象，忽狂逸。眾皆駭散，惟臧盾裴之禮巖然不動，帝甚嘉焉。

宋明帝賜王景文死，敕至之夜，景文在江州，方與客棋。看敕訖，置在局下，神色恬然。爭劫竟，斂子納奩畢，徐謂客曰：奉敕見賜以死。方以敕示客。乃默啟答曰：敕舉賜鳩，謂客此酒不可相勸，自仰而飲之卒。

齊蕭鏗左右誤排楠窟屏風倒，壓其背。顏色不異，言談無輟。隋牛宏弟弼，好酒而酗，常醉，射殺宏駕車牛。宏還宅，其妻迎謂曰：叔射殺牛。宏聞無所怪，問直答曰：作脯。其妻又曰：叔忽射牛，大是異事。宏曰：已知。顏色自若，讀書不輟。其寬和如此。李元道嘗事李密為記室，密敗，官屬為王世充所虜，餘人懼死，皆達旦不寢。獨元道起居自若，曰：死生有命，非憂可免。眾服其識量。

唐劉仁軌戴至德，高宗時同為僕射，更日受牒，訴仁軌常以美言悅人，至德必據理詰難。由是譽皆歸仁軌。有嫗陳牒，誤詣至德，覽之未終，嫗曰：本謂是解事僕射，乃是不解事僕射。歸我牒。至德笑而授之。時人稱其長者。

李昭德妻師德同秉政，俱入朝。師德體肥行緩，昭德屢待之不至，怒罵曰田舍夫。師德徐笑曰：師德不為田舍夫，誰當為之？其弟除代州刺史，將行，師德曰：吾備位宰相，汝復為州牧，寵榮過盛，人所疾也。將何以自免？弟長跪曰：自今雖有人唾其面，某拭之而已，庶不為兄憂。師德愀然曰：此所以為吾憂也。唾汝面，怒汝也。汝拭之，乃逆其意，所以重其怒。夫唾不拭而自乾，當笑而受之。後討吐蕃兵敗，師德坐貶原州員外司馬，因署移牒。驚曰：官爵盡無耶？既而曰：亦善亦善。不復介意。

唐許圜師，嘗有官吏犯賊事露，圜師不令推究，但賜清白，詩以激之。犯者愧懼，遂改節為廉。

河間王孝恭討輔公祏，李績等並受孝恭節度。將發，與諸將宴集，命取水，忽變為血。在坐皆失色，孝恭舉止自若，徐諭之曰：「公祏惡積禍盈，今承命致討，碗中之血，授首之徵也。」遂盡飲而罷。人服其識度能安眾，竟擒公祏。

裴行儉平敵，大獲瑰寶。蕃酋將士願觀之，行儉設宴出之。有瑪瑙盤廣二尺餘，文采殊絕。軍吏王休烈捧盤歷階，足跌碎之。休烈惶恐叩頭流血。行儉笑曰：「非爾故也。」更不形顏色。有醫人合藥，失犀麝而逃。令史試賜馬，馬倒毀鞍而竄行。儉曰：「皆失誤爾。」遣人招致，待之如故。

魏元忠陷周興獄，詣市將刑，則天以元忠嘗有功，特免死配流貴州。承敕者將至市，先令傳呼監刑者遽釋元忠令起。元忠曰：未知敕虛實，豈可造次？徐待宣敕，然後起謝。觀者咸歎其臨刑而神色不撓。

狄仁傑未入相時，妻師德薦之。及仁傑為相，不知師德薦已，數排毀之，令充外使。則天出薦表示之，仁傑大慚。謂人曰：吾為妻公所容如此，方知不逮妻公遠矣！

郭元振就突厥首領烏質牙帳，計議軍事。時大雪，元振立於帳前，未嘗移足。烏質年老，不勝苦寒。會罷而死。其子娑葛以元振故殺其父，謀勒兵攻之。或勸元振夜遁，元振曰：吾以誠信待人，何所疑懼？且深在寇庭，遁將安適？乃安臥帳中。明日親入軍帳，哭之甚哀。娑葛感其義，復與通好。

賈耽在滑州，與淄青李納相鄰。納時雖外奉朝旨，而常蓄併吞之謀。淄青歸卒數千人，路由滑州。大將請館之城外。耽曰：與我鄰道，奈何野處？其兵遂館之城內。淄青將士皆心服之。耽善射好獵，每出畋不過百騎，往往獵於李納之境。納聞之大喜，心畏其度量，不敢異圖。

汴州節度使李萬榮病甚，鄧惟恭自領州事。朝廷以董晉為汴帥。晉將傑從十餘人赴鎮。至鄭州，宣武迎候將吏無至者。官吏皆懼，勸晉遲留以候事勢。晉云：准敕赴官，何可妄為逗留？人皆憂其不測，晉獨恬然。未至汴州十數里，惟恭方來。晉俾其不下馬，既入，仍委惟恭以軍政。眾服。晉達於事體機變，莫測其深淺也。

陸贄出李吉甫為明州長史。久之遇赦，起為忠州刺史。時贄以謫在忠州。議者謂吉甫，必遲憾於贄，重構其罪。及吉甫至部，與贄甚歡，不以宿嫌介意。

張建封死，杜兼誣奏李藩搖動軍中。德宗大怒，密詔杜佑殺之。佑素重藩，懷詔旬日不忍發。因引藩，論釋氏曰：因報之說信有之否？藩曰：信然。曰：審如此，君宜遇事無恐。因出詔，藩覽之無動色。曰：某與兼，信為報也。佑曰：慎勿出口。吾已密論持百口保君矣。德宗怒不解，追藩赴闕。及召見，望其儀形，曰：此豈作惡事人耶。除校書郎。

歸登自右拾遺轉右補闕，三任十五年。同列常出其下者，多以馳騫至顯官。而登與右拾遺蔣武退然自守，不以淹退介意。嘗使僮飼馬，馬踉蹌，僮怒擊折馬足。登知而不責。晚年頗好服食，有饋金石之藥者，且云先嘗之矣登。服之不疑，藥發毒幾死，方云未之嘗。他人為之怒，登無慍色。常慕陸象先之為人，議者以為登過之。

錢徽為禮部侍郎，段文昌、李紳皆以私書保薦人求名第，徽俱黜之。文昌、紳大怒。文昌鎮蜀辭曰，面奏徽所放進士不公。徽坐貶為江州刺史。或令徽以私書進呈，徽曰：苟無愧心，得喪一致。修身謹行，安可以私書相證耶？令子弟焚之。人士稱徽長者。

裴度在中書，左右忽白失印。聞者失色，度飲酒自如。頃之，左右白曰：復於故處得印。度不應。或問其故，度曰：此必吏人盜之，以印書卷爾。急之則投諸水火。緩之則復還故處。人服其識量。

裴度之平淮西，領河曲降卒萬人。入蔡，又以蔡卒為牙兵。或以為反側之子，其心未安，不可自去其備。度笑而答曰：吾受命為彰義軍節度使，元惡就擒，蔡人即吾人也。蔡之父老無感泣。申光之民即時平定。

孔述睿為史館修撰，性謙和退靜，與物無競。每親朋集會，恂恂似不能言者。人皆敬之。時令狐峒亦充修撰，與述睿同職，多以細碎之事侵述睿。述睿皆讓之，竟不與爭。時人稱為長者。

陽城召為諫議大夫，見諸諫官紛紜言事，細碎無不聞達，天子厭苦之。而城方與二弟痛飲，人莫窺其涯際。有謁城者，城引之與坐，輒強以酒。客辭，城輒自飲。客不得已，乃與城酬酢。或客先醉僕於席上，或城先醉臥客懷中，竟不能聽客語。城約其二弟云：吾所得月俸，汝可度吾家有幾口，月食米當幾何，買薪菜鹽凡用幾錢。先具之，餘悉以送酒家，無留也。

楊行密馳射武伎，皆非所長。而寬簡有智略，善撫士卒，與同甘苦，推心待物，無所猜忌。嘗早出，從者斷馬鞅，取其金。行密知而不問。他日復早出如故。人服其度量。

裴度不信術數，不好服食。每語人曰：雞豬魚蒜，逢著則吃。生老病死，時至則行。

處士丁重能閱人。觀於琮，謂路岩曰：某比不熟識於侍郎。今日見之，風儀秀整，禮貌謙抑，如百斛重器，所貯尚空其半，安使不益於祿位哉？苟逾月不居廊廟，則某無復更至門下矣。其後決句，於果登台鉉。

魏銀槍軍最為兇悍。唐莊宗為晉王時，張彥作亂，引五百人謁王。王斬張彥及其黨七人，餘眾股票。王召諭之曰：罪止八人，餘無所問。自今當竭力為吾爪牙。眾皆拜伏呼萬歲。明日，王緩帶輕裘而進，令張彥之卒擐甲執兵，翼馬而從，仍以為帳前。銀槍軍眾心由是大服。

石晉安彥威，少帝母安氏近屬也。帝以涇陽待之，而彥威未嘗掛於齒牙。及卒，太妃親至彥威汴京舊第，預其喪事，人方知為太妃之親。聞者服其謹重。

後唐明宗時，史圭為右丞判銓事。馮道在中書，以堂判銓銓司所注官。圭怒力爭之，道亦微有不足之色。圭後罷免。晉高祖登極，征為刑部侍郎，判監鹽鐵副使，皆道之奏請也。圭方愧度量不及道遠矣。

石晉時，馮道出鎮同州。胡饒時為副使，道以重臣，希於接狎，饒忿之。每乘酒於牙門詬道，道必延入，待以酒肴，致敬而退。道謂左右曰：此人為不善，自當有報。吾何怒焉？後作亂被殺。馮道、趙上交、王度迎劉贊為漢嗣。既而周太祖已副推戴，左右知其事變，欲殺道等。上交、度皇怖不知所為，惟道偃仰自適，略無懼色。尋亦獲免焉。道微時常賦詩云：終聞海岳歸明主，未省乾坤陷吉人。至是其言驗矣。

五代周鄭仁誨初事唐驍將陳紹光，紹光恃勇使酒，嘗乘醉抽劍將傳刃於仁誨，左右無不奔避。惟仁誨端立以俟，略無懼色。紹光擲劍於地，曰：汝有此器度，必當享人間富貴。後至樞極。

錢鏐與羅隱唱和，隱好譏諷，言鏐微時騎牛操挺之事。鏐怡然不怒，其通恕如此。然又有人獻詩於鏐者，云：一條江水檻前流。鏐以為譏已，殺之。

唐明宗詔張從賓發河南兵數千擊范延光，遂與延光同反，引兵入洛陽，又扼汜水關，將逼汴州。時羽檄縱橫，從官在大梁者無不惱懼，獨桑維翰從容指畫軍事，神色自若。接對賓客，不改常度。眾心差安。維翰嘗一制指揮節度使十五人，無敢違者，時人服其膽略。

石晉以劉知遠為河東節度使，知遠微時，為晉陽李氏贅婿，常牧馬犯僧田。僧執而笞之。知遠至晉陽，首召其僧，命之坐，慰諭贈勞。眾心大悅。

石晉高祖時，張彥澤殘虐不法，刑部郎中李濤伏閣極論彥澤之罪，語甚切至。彥澤削一階降爵一級。及契丹入京師，彥澤恣行殺戮，士民不寒而慄。濤時為中書舍人，謂曰：吾與其逃於溝瀆而不免，不若往見之。乃投刺謁彥澤，曰：上疏請殺太尉人，李濤謹來請死。彥澤欣然接之，謂濤曰：舍人今日懼乎？對曰：濤今日之懼，亦猶足下昔年之懼也。鄉使高祖用濤之言，事安至此！彥澤大笑，命酒飲之。濤引滿而去。旁若無人。

江南李氏齊王景遂為皇太弟。嘗與宮僚宴集，贊善大夫張易有所規諫，景遂方與客傳玩玉杯，弗之顧。易怒曰：殿下重寶而輕士！取杯抵地碎之。眾皆失色，景遂斂容謝之。